

欽定舊唐書

卷百四

十四
四十九

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九十一

田承嗣

姪悅 子緒 緒子季安

田弘正

子布

張孝忠

子茂昭 茂和

茂昭子克勤 陳楚附

弟茂宗

田承嗣平州人世事盧龍軍爲裨校祖璟父守義以豪俠聞於遼碣承嗣開元末爲軍使安祿山前鋒兵馬使累俘斬奚契丹功補左清道府率遷武衛將軍祿山構逆承嗣與張忠志等爲前鋒陷河洛祿山敗史朝義再陷洛陽承嗣爲前導僞授魏州刺史代宗遣朔方節度

使僕固懷恩引迴紇軍討平河朔帝以二兇繼亂郡邑傷殘務在禁暴戢兵屢行赦宥凡爲安史誑誤者一切不問時懷恩陰圖不軌慮賊平寵衰欲留賊將爲援乃奏承嗣及李懷仙張忠志薛嵩等四人分帥河北諸郡乃以承嗣檢校戶部尚書鄭州刺史俄遷魏州刺史貝博滄瀛等州防禦使居無何授魏博節度使承嗣不習教義沉猜好勇雖外受朝旨而陰圖自固重加稅率修繕兵甲計戶口之衆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壯從征役故數年之間其衆十萬仍選其魁偉強力者萬人以自衛謂之衙兵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戶版不籍於天府稅賦

不入於朝廷雖曰藩臣實無臣節代宗以黎元久罹寇
虐姑務優容累加檢校尚書僕射太尉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封鴈門郡王賜實封千戶及昇魏州爲大都督府
以承嗣爲長史仍以其子華尚永樂公主冀以結固其
心庶其悛革而生於朔野志性兇逆每王人慰安言詞
不遜大曆八年相衛節度使薛嵩卒其弟嵩欲邀旌節
及用李承昭代嵩衙將裴志清謀亂逐嵩率衆歸於
承嗣十年薛嵩歸朝承嗣使親黨扇惑相州將吏謀亂
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代宗遣中使孫知在使魏州宣
慰令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遣大將盧子期攻洛州楊

光朝攻衛州殺刺史薛雄仍逼知在令巡磁相二州諷
其大將割耳勢面請承嗣爲帥知在不能詰四月詔曰
田承嗣出自行間策名邊戍早叅戎秩効用無聞常輔
兗渠驅馳有素泊再平河朔歸命轅門朝廷俯念遺黎
久罹兵革自祿山召禍羸博流離思明繼疊趙魏堙厄
以至農桑井邑靡獲安居骨肉室家不能相保念其凋
瘵思用撫寧以其先布欵誠寄之爲理所以委授旄鉞
之任假以方面之榮期爾知恩庶能自効崇資茂賞首
冠朝倫列異姓之苴茅登上公之禮命子弟童稚皆聯
臺閣之華妻妾僕媵並受國邑之號人臣之寵舉集其

門將相之權兼領其職夫宰相者所以盡忠而乃據國家之封壤仗國家之兵戈安國家之黎人調國家之征賦掩有資實憑竊寵靈內包兇邪外示歸順且相衛之畧所管素殊而逼脇軍人使之翻潰因其驚擾便進軍師事跡暴彰姦邪可見不然豈志清之亂曾未崇朝子期光朝會于明日足知先有成約指期而來是爲蔑棄典刑擅興戈甲旣云相州騷擾隣境救災旋又更取磁州重行威虐此實自矛盾不究始終三州旣空遠邇驚陷更移兵馬又赴洛州實爲暴惡不仁窮極殘忍薛雄乃衛州刺史固非本藩忿其不附橫加凌虐一門盡屠

非復噍類酷烈無狀人神所寃又四州之地皆列屯營
長史屬官任情補署精甲利刃良馬勁兵全實之資裝
農藏之積實盡收魏府罔有子遺其爲蓋在無赦欲行
討問正厥刑書猶示含容冀其遷善抑于典憲務在慰
安乃遣知在遠奉詔書諭以深旨乃命承昭副茲麾下
撫彼舊封而承昭又遣親將劉渾先傳詔命承嗣迫巡
磁相仍刼知在偕行先令姪悅權扇軍吏至使引刀自
割抑令騰口相稽當衆誼譁請歸承嗣論其姦狀足以
爲憑此而可容何者爲罪承嗣宜貶永州刺史仍許一
幼男女從行便路赴任委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成德軍

節度使李寶臣幽州節度留後朱滔昭義節度李承昭
淄青節度李正己淮西節度李忠臣永平軍節度使李
勉汴宋節度田神玉等犄角進軍如承嗣不時就職所
在加討按軍法處分詔下承嗣懼而麾下大將復多攜
貳倉黃失圖乃遣牙將郝光朝奉表請罪乞束身歸朝
代宗重勞師旅特恩詔允并姪悅等悉復舊官仍詔不
須入覲十一年汴將李靈耀據城叛詔近鎮加兵靈耀
求援於魏承嗣令田悅率衆五千赴之爲馬燧李忠臣
逆擊敗之悅僅而獲免兵士死者十七八復詔誅之十
二年承嗣復上章請罪又赦之復其官爵承嗣有貝博

魏衛相磁洛等七州復爲七州節度使於是承嗣弟廷琳及從子悅承嗣子綰緒等皆復本官仍令給事中杜亞宣諭賜鐵券十三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有子十一人維朝華繹綸綰緒繪純紳縉等維爲魏州刺史朝神武將軍華太常少卿駙馬都尉尚永樂公主再尚新都公主餘子皆幼而悅勇冠軍中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悅知軍事而諸子佐之悅初爲魏博中軍兵馬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魏府左司馬大曆十三年承嗣卒朝廷用悅爲節度留後驍勇有膂力性殘忍好亂而能外飾行義傾財散施人多附之故得兵柄尋拜檢校工部尚書

御史大夫充魏博七州節度使大曆末悅尚恭順建中初黜陟使洪經綸至河北方聞悅軍七萬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令歸農畝悅僞亦順命卽依符罷之旣而大集所罷將士激怒之曰爾等久在軍戎各有父母妻子旣爲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自資衆遂大哭悅乃盡出其家財帛衣服以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魏博感悅而怨朝廷居無何或謬稱車駕將東封而李勉增廣汴州城李正已聞而猜懼以兵萬人屯曹州遣使說悅同爲拒命悅乃與正已梁崇義等謀各阻兵以判官王侑扈萼許士則爲腹心邢曹俊孟希祐李

長春符璘康愔爲爪牙建中二年鎮州李寶臣卒子惟岳求襲節鉞俄而淄青李正己卒子納亦求節鉞朝廷皆不允遂與惟岳李納同謀叛逾時朝廷遣張孝忠等討恒州悅將孟希祐率兵五千援之又遣將康愔率兵八千圍邢州楊朝光五千人營於邯鄲西北盧家砦絕昭義糧餉之路悅自將兵甲數萬繼進邢州刺史李洪臨洛將張仵爲賊所攻禦備將竭詔河東節度使馬燧河陽李芑與昭義軍討悅七月三日師自壺關東下收賊盧家砦大破賊於雙岡邢州解圍悅衆遁走保洹水馬燧等三帥距悅軍三十里爲壘李納遣兵八千人助

悅魏將邢曹俊者承嗣之舊將老而多智頗知兵法悅昵於扈萇以曹俊爲貝州刺史及悅拒官軍於臨洛大爲王師所破悅乃召曹俊而問計焉曹俊曰兵法十倍則攻尚書以逾犯順勢且不侔宜於嚙口置兵萬人以遏西師則河北二十四州悉爲尚書有矣今於臨洛武安設攻城之計糧竭卒盡危凶立至未見其可也祐等以其異已咸譖毀悅復令守貝州悅與淄青兵三萬餘人陣於汴水馬燧等三帥與神策將李晟等來攻悅之衆復敗死傷二萬計悅收合殘卒奔魏州至南郭外大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俟官軍三帥雖進頓兵於魏州

南平邑浮圖咸遲留不進長春乃開門內之悅持佩刀
立於軍門謂軍士百姓曰悅藉伯父餘業久與卿等同
事今旣敗喪相繼不敢圖全然悅所以堅拒天誅者特
以淄青恒冀二大人在日爲悅保薦於先朝方獲承襲
今二帥云亡子弟求襲悅旣不能報効以至興師今軍
旅敗亡士民塗炭此皆悅之罪也以母親之故不能自
剄公等當斬悅首以取功勲無爲俱死也乃自馬投地
衆皆憐之或前撫持悅曰久蒙公恩不忍聞此今士民
之衆猶可一戰生死以之悅收涕言曰諸公不以悅喪
敗猶願同心悅縱身死寧忘厚意於地下乎悅乃自割

一髻以爲要誓於是將士自斷其髮結爲兄弟誓同生死其將符璘李再春李瑤悅從兄昂相次以郡邑歸國璘等家在魏州者無少長悉爲悅所害悅觀城內兵仗罄乏士衆衰減甚爲惶駭乃復召邢曹俊與之謀旣至完整徒旅繕修營壁人心復堅經旬餘日馬燧等進至城下向使燧等乘勝長驅襲其未備則魏城屠之久矣識者痛惜之會王武俊殺李惟岳朱滔攻深州下之朝廷以武俊爲恒州刺史又以寶臣故將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是以武俊怨賞功在日知下朱滔怨不得深州二將有憾於朝廷悅知其可間遣判官王侑許士

則使於北軍說朱滔曰昨者司徒奉詔征伐徑趨賊境
旬朔之內拔束鹿下深州惟岳勢蹙故王大夫獲殄兇
渠皆因司徒勝勢又聞司徒離幽州日有詔得惟岳郡
縣使隸本鎮今割深州與日知是國家無信於天下也
且今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之才誅夷豪傑欲掃除
河朔不令子孫嗣襲又朝臣立功立事如劉晏輩皆被
屠滅昨破梁崇義殺三百餘口投之漢江此司徒之所
明知也如馬燧抱真等破魏博後朝廷必以儒德大臣
以鎮之則燕趙之危可翹足而待也若魏博全則燕趙
無患田尚書必以死報恩義合從連衡救災卹患春秋

之義也春秋時諸侯有危者桓公不能救則耻之今司徒聲振宇宙雄略命世救隣之急非徒立義且有利也尚書以貝州奉司徒命某送孔曰惟司徒熟計之滔既有貳於國忻然從之乃命判官王郢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王武俊仍許還武俊深州武俊大喜卽令判官王巨源報滔仍知深州事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遣小校鄭慄築壘於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爲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三年五月悅以救軍將至率其衆出戰於御河之上大敗而還四月朱滔武俊蒐軍於寧晉縣共步騎四萬五月十

四日起軍南下次宗城滔判官鄭雲達及弟方達背滔歸馬燧六月二十八日滔武俊之師至魏州會神策將李懷光軍亦至懷光銳氣不可遏堅欲與賊戰遂徑薄朱滔陣殺千餘人王武俊與騎將趙琳趙萬敵等二千騎橫擊懷光陣滔軍繼踵而進禁軍大敗人相蹈藉投屍於河三十里河水爲之不流馬燧等收軍保壘是夜王武俊決河水入王莽故河欲隔官軍水已深三尺糧餉路絕王師計無從出乃遣人告朱滔曰鄙夫輒不自量與諸人合戰王大夫善戰天下無敵司徒五郎與王君圖之放老夫歸鎮必得聞奏以河北之事委五郎時